

“三松堂”理书小记

○桂立新（教）

绿荫遮蔽的燕南园位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南边偏西一点，东北角有条小的下坡路，西北角有条宽些的下坡路。顺着东南角走到尽头的57号院，便是哲学大师冯友兰一生中居住时间最久的寓所“三松堂”，他的后半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如今，由其女作家宗璞守护，自名曰“风庐”。

因为北大拟将此处改建为冯友兰纪念馆，宗璞即将迁离这个寄托着父女两代人诸多情愫的小院。为此，她联系了我们清华大学图书馆邓景康馆长，希望把老父遗留的部分藏书及书柜捐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接到消息，8月16日我特藏部三位馆员袁欣、桂立新、李晴马上登门，来为藏书进行登记造册和装箱工作。

“三松堂”之名高古雅致，但去过就会知道，虽然所处隐秘静谧，却是座非常朴素甚至有些简陋的院落。几枝翠竹掩映

院门，两尊石狮蹲在门旁，柴扉关而不锁，轻轻一推即可进入。环顾前院，除了一株如虬苍松和几棵瘦削柏树，就是墙边开得正盛的一垄玉簪花。

“三松堂”雅号，原取自园内三株松树。冯友兰在1981年写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述其缘由：“‘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三株松树本来都是古松，后有两株枯死，又新植两株幼松也未成活，惜乎“三松堂”如今已然名不符实。而“风庐”则另有出典，宗璞曾在《风庐童话》后记中写道：“庄子云：‘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风庐中得些自然噫气，当是好事。”

循着青砖铺就的小径，几步可抵一座高阔素淡的灰砖堂屋。入屋门东拐，便是客厅，北墙上挂着一副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这应该就是宗璞在撰写回忆散文和接受采访时常提到的，由父亲专门为她题写的那副。宗璞老师早已在客厅里等候，寒暄之后随即表示非常感谢清华图书馆能在第一时间派员前来整理图书。其实真正表示感谢的应该是我们，能够无偿获得这样一批无法估价的珍贵书籍，实在是我馆莫大的荣幸。



宗璞学长（左）与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袁欣

为了筹备清华图书馆的百年馆庆，袁欣将印有宗璞老师关于清华图书馆的名句：“我爱这祥云缭绕的地方——清华图书馆”的册页请其题字。虽然目力甚弱，她还是摸索着郑重其事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对于清华，对于图书馆，童年就随父亲居住在清华园中的宗璞，实在有着异于他人的情感牵挂。

“三松堂”的主体建筑，是由北西南三面呈凹形的通连房屋合围着当中一个小内院。所有的房间和过道内，最醒目的家具是各式各样的书柜和书架，登记装箱工作主要在东南角和西南角的两间书房内进行。东南角书房的东墙上，挂着人谓“东铭”的“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对联，乃是冯友兰92岁高龄时集句自题座右铭。上句语出《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其平生之志向。下句语出《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为其平生追求之境界。对联中间悬挂着冯友兰像，是用冯老家乡河南南阳的烙画技法所绘，独具特色，下方的条案上摆放着冯氏夫妇的黑白合影，肃穆沉静，被高低不一的几摞书籍所环绕。

这间书房中需要整理的主要是冯友兰先生的各类主要著作，从已很罕见的初版到本月面世的最新版，从繁体字的港台版到多语种的外文版，一应俱全。在宗璞老师助手的帮助下，我们很快接好笔记本电脑，桂立新下架、袁欣录入、李晴装箱，开始了有条不紊的登记整理工作。由于冯



三松堂内景

老先生的著作影响甚广，多次再版，因此每一种同名书籍都有分属不同出版社的多个版本，即便是由同一出版社出版，也有多种不同版次。这就要求在登记录入时，不但要有题名、出版社等常规信息，还需要逐一翻查版权页，记清版次或印次，做到准确清楚，以便区分。加之有的书中空白处，不乏冯老先生亲笔所做的眉批和夹注，也要一一详加记录。400多册著作，就耗费了大家整个上午的时间，方告装箱结束。

外出草草用过午餐，三位同事匆匆返回，继续未竟的工作。下午转战西南角的书房，整理对象则是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一柜子线装书。除了《庄子集释》、《周易》、《古本道德经校刊》、《吕氏春秋集释》、《春秋》、《文选》、《诗经》、《韩非子》、《全唐诗》等众所周知的古籍经典，还有相对冷僻的《瓜圃述异》、《平等阁笔记》、《霓裳续谱》、《澠水燕谈录》、《梁溪漫志》、《仇池笔记》、《夹竹桃顶针千家诗山歌》等，林林总总，洋洋大观。所有线装书都保存完好，品相甚佳，可见原主人对其爱惜备

□ 荷花池

至。我们在整理时也是轻拿轻放，小心翼翼地延续着对图书的这份关爱。将300多册线装书整理后，剩余目标是散放在走廊里的满满三大纸箱各种他人著述。这些书大多是冯友兰先生在世时友人相赠的著作，所以其中也不乏梁启超、胡适、钱穆等知名学者的重要论著。待到一鼓作气全部录完装毕，长出一口气时，已是暮色降临的时分了。

望着21箱整齐码放的图书和手中1066册的详细清单，尽管腰酸目眩，但我们心中的快意和欣慰远远胜过一天工作的劳

乏。临别之时，袁欣转达馆长向宗璞老师承诺，将在清华图书馆老馆内辟出一间房，建设成为冯友兰纪念室，用她同时捐赠的书柜专门摆放这些图书，以供清华学子参观和阅览，让这些书籍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宗璞老师表示，在纪念室布置好后，一定亲自前来参观。

迈着略显疲惫的步伐离开“三松堂”，一路上回想这次难得的理书经历，是作为一名特藏部馆员的幸运，更是今后工作的强劲动力。因为我们的职责，就是让书香延续，为文化传承尽一份绵薄之力。

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 ——写在父亲张光斗百岁寿辰之际

○张美怡

今天是2012年5月1日，上午我和家人一起在父亲病房切生日蛋糕，祝贺父亲的100周岁寿辰。父亲活过了一个世纪，太难得，太了不起了。陪伴老爸的这几天让我深深体会到，活过一个世纪需要怎样广阔的胸怀和坚强的意志。爸爸，我爱你，我衷心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父亲的人生几乎横跨了中国整个动荡的20世纪，也见证了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近几个月来，我应邀参与了中国科协发起的老科学家历史材料的采集项目，在国内外走访了多个父亲早年生活和学习的地点，一路走来感触至深。在父亲百岁寿辰之际，我感到无比激动和喜悦。我想在这里介绍父亲年轻时代做的两个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选择。



1937年张光斗摄于哈佛大学校园

今年春天，我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在大学生校刊上看到一条发表于1937年5月27日的新闻，报道了哈佛工学院授予父亲等